

爲霖道需禪師的生平與著作

東京大學 印哲所碩士班三年級 莊崑木

一、前言

爲霖道需禪師(1615-1702)爲明末清初的綜合型大師,不唯是禪門上,在天台、淨土、懺法等都有所著述,其中最著名的應屬《華嚴經疏論纂要》一百二十卷的鉅著了。《華嚴經疏論纂要》在1929年被弘一大師發現於福建鼓山湧泉寺的藏經閣中。隨後集資印了二十五部,每部四十八冊,並送了十二部給日本的各佛教大學及寺院。之後普慧大藏經會也刊行此書,作十六冊,流傳漸廣。蔡運辰等編印《中華大藏經》時,中華大藏經會也曾再影印流通。近來新文豐與和裕出版社也加以影印出版,高雄文殊講堂以及佛陀教育基金會更影印結緣。可見道需的影響力正與日俱增。但是道需的相關研究似乎還很少,使得他的形象好像變成了兩個不相干的人物似的,一個是華嚴祖師的形象,一個是禪師的形象。其實後者才應是道需的主要特徵,但是我們對於道需大師的這一面,可以說了解得非常少。甚至他的《行述》還尚未爲世所知,而他的手稿至今也還有尚未出版的。爲了讓道需大師能以較清楚的面貌呈現於世人面前,以下將以目前所能見到的資料,綜述爲霖道需禪師的生平與著作,來彰顯這位影響中國、

琉球、日本佛教非常深遠的大師。¹

二、爲霖道霈禪師的生平

在《鼓山志》卷四²裡，附有道霈的簡略傳記。因爲此書是乾隆年間的修訂版，比起《五燈全書》卷六十三³、或《續燈正統》卷四十⁴、《正源略集》卷三⁵、《新續高僧傳四集》卷六十三⁶等來，不但是直接引用鼓山資料，而且是成立得很

¹ 參考第三節道霈著作《還山錄》的說明。另外，長谷部幽蹊[1993:462-3]提到，現在的九州長崎市內的名刹皓臺寺，其扁額即是道霈的題字。

² 《鼓山志》一（215-217）。

³ SZ 82.1571.286b3-287a12。以下三項資料，參考長谷部幽蹊[1979:33]。

⁴ SZ 84.1583.639b18-c19。

⁵ SZ 85.1587.19b1-23。

⁶ G 951c25-27。《新續高僧傳四集》的撰者喻謙（?-1933），將道霈的傳記與法文傳一起附在「釋元賢傳」（951b28-c29）之中，而且道霈傳總共不到五十字，就傳記的資訊量來說，是非常不夠的。其內容如下：

道霈，字爲霖，建安丁氏子。出家白雲寺，參聞谷、密雲，歷諸講肆，後得法於賢。撰述甚富，有語錄行世。寂於康熙壬午，壽八十有八。

而且法文既非元賢之弟子，且在《鼓山志》一（卷四，221）中，列爲第七十代，與第六十三代之元賢及第六十五代之道霈有時代上的差距，將法文附於元賢之下，似乎不是很合理。喻謙對於已經崩壞的高

早的作品，是比較可信的道霈的傳記資料之一。

《鼓山志》卷四的「沙門」部份，收有歷代住持⁷的簡單的傳記。有關道霈⁸，記載如下。

第六十五代為霖禪師，諱道霈，建安丁氏子。年十五，建州白雲寺深公剃落。十八，參聞谷大師、密雲和尚，歷諸講肆。後侍永覺禪師，於當山甚久。順治丁酉，永覺禪師年八十，付囑大法。戊戌繼席，一住十四載。忽然上游，興勅寶福、白雲、廣福、開元四大刹。康熙甲子春，衆請還山，香花載道，四衆歸心。禪教兼行，淨律並開，福緣廣大，撰述甚富，一時法門之盛，人稱古佛再世。前後住持三十三載。康熙壬午九月初七日午時示寂，世壽八十有八，僧臘七十有二。門人大心奉化身塔於舍利窟之西畚。⁹有

僧傳之分科（參考石井修道[1987:1-8]第一章第一節「『大宋高僧傳』から『大明高僧傳』へ——十科の崩壊と高僧傳の断絶——」），無法警覺到它在宋元明清佛教史中的不適當，而僅是將「雜科」改為「雜識」，然後將一代禪宗大師元賢與道霈放到「雜識」裡，這樣的做法，對數百年來中國東南第一名刹鼓山湧泉禪寺的高僧來說，似乎並不是很貼切。

⁷ 《鼓山志》的傳記尚有不完備之處，而陳錫璋[1996]在虛雲長老編集《增訂鼓山列祖聯芳集》等的基礎上，整理了歷代住持的傳記。因此道霈成了鼓山第九十六代的祖師（陳錫璋[1996:335-349]）。

⁸ 《鼓山志》一（215-217）。

⁹ 《鼓山志》一（144），卷二「禪塔」有「為霖禪師塔在舍利窟西畚／國

語錄行世。

有關爲霖道需的傳記，在《還山錄》卷四裡，他留下了一篇康熙戊辰（1688）之前所寫的自傳〈旅泊幻蹟〉，是目前我們所能掌握的第一手資料。由於他的《行述》還無法直接利用，所以他最晚年的十五年間，我們只能用他的已流傳著作來作有限推測。因爲他最晚年的著作，例如《續還山錄》也一樣尚未在流傳，所以他的晚年如何，無法得知全貌。

道需在〈旅泊幻蹟〉一開頭說到他寫這篇自傳的原因如下：

旅泊道者住山既久，諸禪者每以生緣道履見問。因思一期幻蹟不足以示人，淹滯三十餘載，未嘗拈出。近富沙南山啟鑰上座，同徒郁文，請之尤懇，不容推諉，於是略敘梗概。¹⁰

道需於元賢入滅的次年，即順治十五（1658）年正月，年當四十四歲時，當了鼓山的住持。到他寫《還山錄》跋文的康熙戊辰（1688）年時，已經超過三十年。所以這篇自傳有可能是1687-1688年左右寫的。禪師寫自傳並不常見，道需是因爲經常有人請問生平之事，所以在晚年受啟鑰及郁文之請

朝康熙庚辰（1700）郡人李範建」。也就是在道需去世的前兩年就已經建好了塔，大概他的弟子們有預感的緣故吧！

¹⁰ SZ 72.1440.671b13-16。「梗概」，SZ 72.1440.671b16 誤作「便概」。

而撰成此文。以下將逐文分析，並以其他資料¹¹作補充說明。

余名道霈，乃先師所命。字為霖，則聞谷老人所賜也。自號旅泊，亦云非家叟。本貫建寧建安丁氏，家世奉佛。父少軒公，性任俠，而實有陰德。母朱，事佛惟謹，年三十無子，禱於觀世音而姪。有僧過門謂母曰：「汝所姪者佛子，非汝子也。」母欣然曰：「若果生男，當令事佛。」將臨盆，腹中動轉，母苦不堪忍，乃密祝曰：「兒勿動！兒勿動！」遂寂然。既而再動，復再祝，寂然如故。母喜曰：「此吾孝順子也。」遂生，時萬曆乙卯歲十一月二日卯時也。¹²

「道霈」之名，是由其師永覺元賢所取的。而「為霖」之字，則是由聞谷廣印(1566-1636)所賜予的。聞谷廣印是道霈參學的第一位善知識。「旅泊」之號，則是道霈放棄鼓山湧泉寺住持之職後，自己取的號。「非家叟」之別號，見於《旅泊菴稿》作者題，當亦是此後所用者。「叟」，是老人的意思，當不是青壯之時所應用的。道霈俗姓丁，建寧府建安縣¹³人。生於明萬曆四十三(1615)年十一月二日的清晨。

七歲入塾學。授《論語》，喃喃上口，即蘧曉大意，輒為人

¹¹ 長谷部幽蹊[1987:167]之 473 項，乃為霖道霈之僧傳燈錄資料，較長谷部幽蹊[1979:33]之 319 項增加三種，共有七種。

¹² SZ72.1440.671b16-cl。

¹³ 建寧府位於閩之西北角，臨贛浙。明清時，建安縣與甌寧縣並為其府治。民國並二縣為建甌縣。由此順建江（今閩江）而下，即至福州。

講解，眾以為異。父喜曰：「大吾門者，此子也。」年十四，講上孟未終，得病瀕死。母日夜惶懼，禱觀世音曰：「此本佛子，非吾子，病愈當令事佛」。已而病果愈，遂遣出家。父難之，母曰：「此子非塵埃中物，吾業已許佛久矣，安用阻為？」父不能奪，遂送歸郡東白雲寺，禮老僧深公，為驅烏，明年落髮。凡諸經業，不由師訓，誦之如流。一日睹鄰房僧死，忽悟自身無常。遂深厭火坑，憤然有超方之志。至十八歲，聞谷老人自楚入閩，居汾常之寶善。余聞之，驚喜曰：「古佛猶在耶？」即辭受業，一鉢一衲，飄然而去，請問出生死路頭。老人授以念佛畢竟成佛之說，遂諦信不疑。一日，侍老人山行，忽回顧熟視曰：「噫！子可教也。惜余老，不能成衲子。此去東谿荷山，有永覺靜主，真善知識也。子能傾心事之，必有所得。」余業已聞老和尚名，茲承指示，甚愜夙心。明日將束裝辭去，而老和尚適至，老人遂以余囑託之。老和尚唯唯，命報侍左右，令看柏樹子因緣。及水負薪，罔敢忽怠。¹⁴

道需七歲開始入學，初學《論語》。即明代科舉制度下，以四書的學習為中心，道需亦隨常規而學。但是到了他十四歲(崇禎元年，1628)時，大病一場，其母禱告觀世音菩薩，如果他得以病癒，即要送他出家。不久他果然痊癒了，道需

¹⁴ SZ72.1440.671c1-18。

便因這個因緣而於建安郡東的白雲寺¹⁵出家了。其剃度師是老僧深公，正式落髮是他十五歲(1629)之時。「驅烏」，《四分律行事鈔》說：「從七歲至十三，為驅烏沙彌。」《資持記》解釋道：「驅烏者，律因小兒出家，阿難不敢度。佛言：若能驅食上烏者，聽度。」¹⁶而有部律、巴利律則說十五歲以下為驅烏人(kākuṭṭepaka)。¹⁷以道需的年齡來看，似乎近於有部律系統的說法。此一時期的道需，「凡諸經業，不由師訓，誦之如流」，大概是以誦經為主要的學習內容。到他十八歲(1632)時，知道聞谷廣印大師自楚入閩，居汾陽之寶善寺，¹⁸便辭剃度師

¹⁵ 陳錫璋[1996:340]註2提到：「白雲崇梵禪寺，在建陽光祿坊。五代後晉高祖石敬瑭天福中，建於崇化坊，名曰白雲廣福。宋仁宗慶曆六年(1064)，改今名白雲寺。南宋高宗建炎間火，紹興初建。明太祖洪武十二年(1380)，以其地為永豐倉，移建今所。其地即古之東禪寺址。歷年有司，迎勾芒神啓春於此。清順治四年(1647)丁亥毀。聖祖康熙七年(1668)戊申，僧道需重建。(《古今圖書集成 方輿彙編職方典》(143.38)建寧府寺觀部份)」。

¹⁶ 此二皆見《南山律學辭典》上冊，p.547a，台北：西蓮淨苑出版社，1997。

¹⁷ 山極伸之「律藏にみられる沙彌」，p.65-86，『日本佛教學會年報』63，1998。

¹⁸ 《永覺廣錄》卷十八所收之〈真寂聞谷大師塔銘並序〉(SZ72.1437.

488b-490a)，提到了：「庚午(1630)復以叢席，屬長明玄筭法師，而自為峨嵋之遊，因病乃中止於楚之黃安。建州寶善徒大堅，與孝廉徐公天倪等，聞師在黃，即往迎歸寶善。」(489b15-17)關於聞谷大師，錢謙益

深公，前往寶善隨聞谷大師參學。這可說是道需一生的轉捩點。聞谷大師教他「念佛畢竟成佛之說」而非直接教他參禪，對道需的禪淨雙修也產生深遠的影響。聞谷乃是從雲棲株宏(1535-1615)受菩薩戒的弟子，而「盡得雲棲之道」，所以道需由聞谷學到的，正是蓮池大師之學。而這也反映在道需的初期著作裏，如《佛祖三經指南》即是其一。聞谷因自己已年老，所以向道需推薦元賢，而正好元賢也由東谿荷山¹⁹來到寶善²⁰，道需便因此而隨元賢參禪，參的是趙州「庭前柏樹子」的公案。而聞谷也成了元賢的戒師²¹。

崇禎甲戌春，老和尚出世鼓山，隨侍以至。前後四年，苦

也撰了〈塔銘〉，收在其《初學集》卷六十八。又見長谷部幽蹊[1993:420-1]。

¹⁹ 荷山在建安縣。《永覺廣錄》卷三十林之蕃〈福州鼓山白雲峰湧泉寺覺賢公大和尚行業曲記〉(SZ72.1437.576b15-16)提到，「(大悟)時癸亥(1623)秋九月，師年四十有六矣。居歐寧金仙庵，閱大藏三年，徙建安荷山。」

²⁰ 林之蕃〈行業曲記〉(SZ72.1437.576c1-5)提到，「壬申(1632)謁聞谷大師于寶善庵，一見投合，以為相遇之晚。…即以大戒授師。」

又《秉拂錄》卷下〈祭文〉一(SZ72.1438.590a18-20)提到：「不孝道需年十八歲，於寶善庵中，因掌石老人指，禮和尚於荷山。和尚一見，即許侍巾瓶，汲水負薪，罔敢忽後。」

²¹ 見長谷部幽蹊[1993:244]。但長谷部幽蹊[1993:266]則又說元賢是受戒於博山元來，這個問題，其註51(p.280)之中解釋為，元賢可能是跟聞谷學戒法。

無所入。一日自訴曰：「余數載勤苦參禪既不會，而學業又荒，得毋辜負此生乎！」遂拜辭老和尚，出嶺至杭州，經歷諸講肆，凡五年。《法華》、《楞嚴》、《維摩》、《圓覺》、《起信》、唯識、及台賢性相大旨，無不通貫。²²

永覺元賢於崇禎甲戌(七年，1634)春，到鼓山湧泉寺當住持，道需二十歲也隨師前往。前後四年²³，在沒有進展的情況下，道需選擇了研究教理的路。於二十一歲時前往杭州，到各地學習當時通行的義學，即：《法華》、《楞嚴》、《維摩》、《圓覺》、《起信》、唯識、及台賢性相大旨。道需年二十二時，聞谷老人去世。所以這裡的「凡五年」是何義，不太容易了解。或許是元賢來真寂弔聞谷之喪(1636)²⁴後，道需仍繼續其教理的學習吧！

屬聞老人遷化，老和尚赴弔來真寂，余即往見之。正欲供通

²² SZ72.1440.671c18-23。

²³ 這似乎是指道需遇到元賢以後的四年(十八至二十一歲)。道需〈祭文〉一(SZ72.1438.590a22-24)提到：「明年春，和尚出世鼓山，道需隨以至。執經問義，和尚垂誨不倦。又明年，辭和尚出嶺，徧歷講肆。未幾，和尚以吊掌石老人來真寂，道需復得執侍。」

²⁴ 根據元賢〈真寂聞谷大師塔銘並序〉(SZ72.1437.490a)所說，聞谷入滅於丙子十二月十七日，至丁丑(1637)年九月初六日，弟子奉全身，塔於孔青之陽。而元賢是「今春訃音至，千里赴弔。」也就是道需見到元賢，是在1637年春後。

